

段祺瑞傳

(十一)

章君毅

無兵無勇攆彭壽松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當時，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以隆裕太后和戴鴻慈洵為靠山，袁世凱則走的是慶親王奕劻的路線，盛宣懷主張起用岑春煊，收拾大局，奕劻堅欲開復袁世凱，終以岑春煊一直不在北方，又乏基本部隊，清廷唯有捨岑而用袁。不過，民國鼎革，袁世凱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以後，仍還是忌憚岑三苗子的潛力與聲望，因為他很有可能盡起西南之力與袁世凱相對抗，另創一個新局面。因此，袁世凱唯有陪笑臉，送秋波，對岑春煊籠絡羈縻，不遺餘力。袁世凱派往上海請調的密使絡繹不絕，再三再四的請他出山共襄「盛舉」。岑春煊雖然是遜清大吏，「世沐皇恩」。但是他的思想還算開明，立論也很持平。他曾發表談話，對清帝退位一事提供他個人的看法，他說：

「以數千年專制政體，一變而為共和之國，

猶復優待清室，不失尊榮，以視前朝易姓之慘，相去何止天淵？昔日之為臣者，今且與故君同為國之公民，而區區效忠一姓之狹義，皆當隨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勢之所趨耶？」

同時，他又是當年即已洞知袁世凱的狼子之心，並且毫不保留的加以公開揭發，使袁世凱的陰謀野心公諸於世的一人，他說：

「袁世凱手握重兵，直壓武漢，外挾民意，以制朝廷，使雙方皆受其指揮，而坐收漁人之利，計誠狡矣！……其急轉直下之勢，非至遜位退出不止也。……」

那時候袁世凱正在口口聲聲的說：「我不能欺人孤兒寡婦。」做出一副悲天憫人，勉為其難的姿態，那經得起岑三苗子的無情揭發，嚴詞指責。他很忌憚岑春煊，偏又拿他無計可施。民國元年西藏生變，西南邊陲局勢岌岌，四川人朱希淵是袁世凱、袁克定兩公子的心腹親信，曉得袁世凱當了臨時大總統，岑春煊那邊就必得有所安撫，又由於岑春煊曾經有惠於他，於是透過袁克定勸促袁世凱，不如請岑春煊入主川政，救平邊患，袁世凱想想終覺放不下心。其後又派密使請岑春煊去山陝，主甘肅。岑春煊却一概不生興趣。他在上海被若干政客所擁戴，組織了一個小黨——國民公黨，後來歸併於國民黨之內，這是他與民黨中人發生關係之始。

民國二年，倒是有一個機會，可能使岑春煊、袁世凱盡釋前嫌，攜手合作。可是這件事一開始，生性耿直的岑春煊滿懷誠意，願為八閩民衆除一大害，巨耐袁世凱却始終都在耍手段，玩權術，險些讓岑春煊送了性命，從而乃使兩者之間的敵意愈更加深。

原來，有一名前清的候補知縣彭壽松，在福建等缺，奉命緝辦地痞流氓，相當的幹練。後來他到廣州，被岑春煊參革，又回到福建去。辛亥革命，福建響應，彭壽松曾說服水師提督兼第十鎮統制（師長）孫道仁，加入同盟會，起義福州

，在福州光復一役中頗有功勞，因此出任光復後的福建政務院院長。

彭壽松平步青雲，大權在握，又有點恃功而驕。他受了心腹馬絳生的引誘，抽上了鴉片烟，而且喫喝嫖賭，無所不爲。福州的報人蔣子莊、黃家成、蘇勝公在報上寫文章加以批評，使他老羞成怒，竟然唆使凶手，將蔣子莊、黃家成雙雙暗殺，又把蘇勝公逮了起來施予凌辱，由而引起閩胞的公憤。

上海福建同鄉會獲悉彭壽松種種橫行不法的事實，決議推派代表，赴京請願，驅逐彭壽松，上海代表到了北京，和北京福建同鄉會一聯絡，決定共同推派代表請調海軍總長劉冠雄。劉冠雄是袁世凱的好朋友，也是福建同鄉，他覺得彭壽松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街命人行凶，未免過於橫暴。他率同福建同鄉京滬代表晉謁袁世凱，當



「五路財神」梁士詒，在袁世凱生前，是他的首席智囊，和段祺瑞極為接近，種下往後直系曹吳倒梁士詒內閣的因子。

面陳情，請求袁世凱准許他們對彭壽松加以申討，袁世凱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是他却問道：

「這件事應該派誰去呢？」

當時有人想起彭壽松曾經被岑春煊參革，他一向很怕岑春煊，於是便以岑春煊對。袁世凱一聽大喜，這正好給他來上一次借刀殺人之計，當下便委派岑春煊爲福建宣撫使，要福建代表敦勸他南下驅彭。袁世凱既不給他一文經費，也未遣有一兵一卒，在他想來，岑春煊果若質貿然的南行入閩，彭壽松必將據省垣而抗，那岑春煊豈不等於是去送死嗎？

鄭孝胥徐瑜慶獻計

福建代表欣然辭出，由劉冠雄派遺代表，跟他們一道去上海，求見岑春煊，請他以八閩民命爲念，領福建宣撫使一職，驅逐貪殘妄殺，橫暴專擅的彭壽松。時年五十三歲的岑春煊果然起了扶危濟傾，打抱不平的俠義之心，他一口答應，劉冠雄的代表非高常興，他說：

「宣慰使幾時榮行？劉總長將指派上海軍艦，護送宣撫使到馬尾。」

岑三苗子與緻勃勃的乘艦南下，入閩驅彭。在上海的同鄉戚友聽到消息大出意外，相率探問究竟，只見岑三的好友兼幕僚高而謙臥病在床，他向衆人頻頻的拍着床沿，長歎息道：

「西林（岑春煊是西林人）太癡直了，又上了項城（指袁世凱）的大當。試問，他並無一兵一卒可供調遣，如何赤手驅強暴？

，此行實在是危險，危險之至呀！」

詎料，吉人自有天相，當岑三號稱擁兵一千五百，其實是孤家寡人一個，僅攜侍從數人，乘風破浪直入馬尾，下榻船政公所。福州城裏有着許崇智的第十四師，和彭壽松以警察總監兼職名義統率的義勇軍、巡防隊、防衛營和警衛營。福州士紳溜出城來謁見這位光桿宣撫使，請他領兵入城捉拿彭壽松，那時候岑春煊就唯有唱餉空城計，大言炎炎的說：

「擒彭不難，祇不過他正盤踞省垣，則應謀一萬全之策。不如由我在外臨以兵威，揚聲鎮懾。然後你們再籌一筆小款子給他，讓他得些盤纏聞風遠颺，如此兵不血刃，免却百姓塗炭之苦，豈不兩全其美？」

福州士紳祇好啞啞而退，正好孫道仁對於彭壽松的胡作非爲也深心不滿，祇不過礙在同鄉同志的情面，拉不下臉來，既然袁總統有令，宣撫使抵步，他便命人向彭壽松示意，不如早日離閩，免干罪戾。彭壽松這才曉得他已存身不住，他威脅福州商會首腦李郁齋、羅謙藩、張秋舫等鉅商，籌了十萬大洋，倉皇的向閩江上游逸去。

彭壽松果然被驅出福州，只是他究竟因何而走，孫道仁、岑春煊都心裏有數。岑春煊很想以福建爲立足點，和廣東龍濟光、廣西陸榮廷聯成一氣，可能創個局面。然而孫道仁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他對住在馬尾的岑春煊不理不睬，岑春煊撲了一鼻子灰，唯來乘輿而來，敗興而歸，沒有被彭壽松擺隊迎戰，送掉性命，已經算是够運氣的了。

岑春煊鐵羽回返上海，冒險南行，祇博了個福建人心中頗生感激的見義勇為。袁世凱曉得了岑三命大福大，無恙歸來，他馬上就改容相向，派人赴滬道勞苦，並且請問他一下，袁世凱倘若以廣西民政長一席相酬，岑三肯不肯就？

以遜清的兩廣總督屈就廣西民政，岑三居然也願意。祇不過他提出了一個條件，廣西貧瘠，他要請款二百萬元帶去。於是袁世凱那邊又打太極拳了，一再的以「財政困難，諸待籌措」相搪塞。

有一天，岑春煊在他滬寓和幾位前清遺老，諸如徐瑜慶、鄭孝胥之輩談天，提起了袁世凱要他去廣西的這一件事，鄭孝胥便拆穿西洋鏡的說

「這分明是袁慰廷想利用雲帥(岑字雲階)」



二次革命被袁世凱稱譽有「撐柱長江中游」之功的副總統兼湖北督軍黎元洪，原是北洋海軍出身，圖為罕於一見的黎氏海軍戎裝照。

去防革命黨，革命黨的中心勢力在廣東，目今能够對廣東起牽制作用的，就只有陸榮廷的第一師陳炳焜，第二師譚浩明，還有龍濟光所部六千多人。陸龍行伍出身，乏人領導指揮，雲帥入桂，這兩支部隊必定會歸於雲帥的大纛之下，一旦有事，才可以用之於圖粵。」

然而岑春煊却絲毫不以為意的答道：

「慰廷用我來防革命黨，他這一手我心裏當然明白。我對革命黨可謂全無顧忌，問題祇在於他沒有誠意。其實，慰廷與其把我擺到廣西，還不如答應我在沿長江的任何一個省份，編練兩師精兵，那豈不是更能進退裕如，緩急可用。就拿我所要的二百萬元做這個用途，比起用在廣西邊陲，收效一定會更大的。」

一再受騙愈不能耐

鄭孝胥到過廣西，他也曉得廣西無可作為。同時沈瑜慶也非常贊成岑春煊在沿江省份練兵「防範」革命黨，幾個人一商量，便慫恿岑春煊向袁世凱提出這個計劃。當下由鄭孝胥代擬電稿，即刻拍發。過不了幾天，袁世凱的覆電來了，他說：

「尊信甚感，惟鉅款不易籌，致誤台旌入桂之行，極深疚。至執事為國家計，憂深慮遠，欲借鐵鉞以便專征，此事尚屬不難。查粵漢鐵路督辦一職，可藉護路為名，寄以軍令。現時黃克強辭職，擬以奉屈。將來公蒞新職之時，可將自閩帶回之衛隊千名，及將現駐桂省之龍濟光部隊六千名調出，隨同赴鄂。田中玉

為公舊部，現領一師駐紮兗州，俟公抵鄂，該師亦可移鄂歸公節制也。」

岑春煊接電後真是大喜過望，袁世凱請他在湖北開府護路，他屈指細算，所謂自閩帶回之衛隊千名那是自己吹吹牛吓唬彭壽松的，不能無中生有。此外如龍濟光的六千人他自信可以調得動，田中玉駐兗州一師部隊正是北洋勁旅，兩者一加入數將近兩萬。有這麼一支大軍在手裏，岑春煊不怕黎元洪不讓出中原腹地地帶，全國首義之區的湖北一省來。

他正在心癢難搔，手舞足蹈，立即覆電北京「慨然」應允，尤且還在密鑼緊鼓的準備接收武漢，進軍湖北。驕的，北京袁世凱又來了一份急電，拆開來看時，赫然竟是：「據報：執事自閩帶回衛隊，有勾結土匪情事，亟宜予以遣散，免滋糾紛。」——直把岑春煊看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誰知道袁世凱的葫蘆裏頭賣的是什麼膏藥？給子虛烏有的部隊，按上個莫須有的罪名，公然命他遣散掉。連直心直肚腸的岑春煊也覺出了這個兆頭不好，他已經涼了半截了。

不幾天，漢口報紙登出一則聳人聽聞的新聞，略稱：「盛傳岑春煊、張鳴岐不久赴鄂，奪取鄂督及民政長兩席。」這條消息先嚇着了副總統兼鄂督黎元洪，和他的「通電專家」湖北民政長饒漢祥，兩人忙不迭致電北京探問究竟。於是，一手導演這齣怪劇的袁世凱，便藉此因由，給涼了半截的岑春煊再來上兜頭一盆冷水，晴天一聲霹靂，他再致電上海說：

「武漢方面，謠言既多，龍部請飭暫留，田

部亦應緩撥云云。」

這一巴掌，直把岑春煊擱得七葷八素，眼前金星直冒。岑三苗子咬牙切齒，狼狠躁腳，破口大罵的說：

「袁慰廷，你不該用這卑鄙下流的手段，把我整得好慘，從今而後，我和你勢不兩立了！」

岑三衝冠一怒，正值宋教仁遇刺，導致南北分裂，國民黨與北洋系，大戰一觸即發的頃刻，袁世凱幾次三番施狡獪使欺騙，整得他的死對頭岑春煊上不接天，下不及地，急得團團轉，一怒之下，他下定決心和袁世凱鬥到底，他開始和國民黨聯合起來，共同討袁。同時他也建立了夾在國民黨和北洋系之間的第三勢力，自二次革命，直到護國、護法兩役，從袁世凱鬥到徐世昌、段祺瑞，他始終是北洋系的死敵。

於是，北京報紙，赫然出現了「岑三出馬，幫國民黨」的大字標題。又由於當時正在籌備選舉正式總統，岑三為向袁世凱挑戰，他也擺出姿態，要跟袁世凱別一別苗頭，分一個高低，公開表示他要出馬競選。北京官方，尤且盛傳國民黨將和岑春煊合組聯軍，一致討袁，並且說聯軍將推岑春煊為大元帥，廣東出兵兩師，某省某省又各出若干軍隊，又謂某某某將為岑春煊的龍虎二將（按指龍濟光與陸榮廷），總而言之，南方各省將緊密的團結起來打倒袁世凱。凡此傳言，充份表示了北方的疑懼。認真說來，國民黨既有岑春煊自動投效，西南半壁從敵對變成了友軍，倘若遵從國父的主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調集軍隊，速戰速決，北洋軍閥不難一舉蕩平，

中華民國早就臻於富強康樂之境，如國父所說的：「十年後當可為世界第一強國」了。

大養毅的祕密使命

當年，由於岑三痛恨袁世凱，悲憤交集，同仇敵愾，他的戰鬥意志是很昂揚的。兩度受騙以後，他決心與國民黨合作，甚至吩咐門房，拒見所有北方來客。所以，當袁世凱曉得自己的惡作劇，惹火了岑三苗子，促成岑三投向國民黨，南方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他也有點着慌，曾經託人致函岑三，向他認罪，邀他北上，「共商戡亂之策」，函中具有前倨後恭，大送秋波的語句，諸如：「……顧其時司農仰屋（推說財政困難），未知所以副尊指，致釀成今日亂階，凱之罪也！」又誘惑他說：「今善後大借款，已有頭緒，軍費尚不難於騰挪，函盼旌從北來，共商戡亂之策，大局攸賴，發車有日，乞先電示。」就由於岑三下令北方來客一律擋駕，袁世凱這封信算是白寫，岑三根本就沒拆開。其後，袁世凱着急起來，請岑春煊的副手、老幹部張鳴岐自天津馳書勸他莫走「極端」。岑春煊接到了信，却由袁世凱轉交張鳴岐一電答覆，而在電文裏把袁世凱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袁世凱這才明白，岑三非跟他幹到底不可。這一回，他的梟雄手段，分明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岑三出馬，幫國民黨」，一般輿情反應又是怎樣的呢？當年名記者黃遠生在他發自北京的通訊裏寫得好，他說：

前方苦於枯窘乾燥，忽然有岑三出馬幫國民黨消息。宛似小說中兩將相持，一將方倉皇落馬，忽有一員大將，相貌堂堂，從斜刺裏將兩將分開。今京報方以此為要題，記者則認為極有趣的事也。」

他又報導：

「海上政客震於岑之重名，莫不嚮往。顧一見而失望者亦至多。」

當時，挾一支健筆而為國人所重視的章太炎，便是對岑春煊始終讚不絕口的一位，他曾說過：「治亂用重，則必推岑春煊及胡漢民」的話。二年大戰將起之際，章太炎到北京，他又曾主張推舉岑春煊為正式總統，章太炎曾公然語人說：「以資格人物論，岑春煊何遜於袁世凱？且資格乃在袁上。」

岑春煊固然並無若何強大的實力，但是他的政治本錢，至少，在當年國人心目之中，他的資望和袁世凱相當，甚至，有如章太炎所言，尤在袁世凱之上。此外，就滿洲親貴，八旗兵，滿蒙兩族同胞、遜清遺老之間，他也遠比欺人孤兒寡婦，巧取豪奪滿清江山的袁世凱，易於獲得一致的同情和支持，因為，那時節袁世凱鵝蚌相爭，漁人得利的險毒心腸，奸雄面目，早已在世人之前揭露無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亟於食其肉而寢其皮，他們很可能在岑春煊的號召之下起而嚮義討袁，使袁世凱四面楚歌，首尾不能兼顧。由於岑春煊瞭然世界大勢，衷心贊助共和，跟國民黨的大前提並不違背，所以無須執心在他手裏鬧什麼復辟。民元民二岑春煊基於性格衝動，不

甘寂寞，很有可能跟袁世凱攜手。他曾數度屈就，然而他畢竟也會作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變成袁世凱——北洋系的死敵，那完全是袁世凱欺人太甚，逼出來的。他的幾次三番上當受騙，也很能激起國人的同情。

尤其，早在民國前一年冬天，日本國民黨領袖犬養毅訪華，即曾運動中國南北分立。他曾往訪舊交熊希齡，向熊希齡進行游說，有謂：

「倘若袁世凱得志，中國前途堪危。不如勸請孫黃二公推舉岑西林（春煊）為總統，以與袁世凱的北方勢力相對抗。」

日方支持岑三抗袁

犬養毅還曾要求熊希齡介紹他謁見岑春煊，熊希齡曾經和張謇、湯壽潛、莊思緘、趙鳳昌等和犬養毅晤談多次，對於他的建議竭力表示反對。尤其當時黃興由於和段祺瑞密派的代表廖宇春有所協議，他力主南北議和，請國父荐袁世凱自代，岑春煊明知無望，他也托病拒見犬養毅，犬養毅乃快快而歸。

二年春天，宋教仁被刺案鬧得如火如荼，南北雙方劍拔弩張，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犬養毅又從日本到上海來了。這一次他不再透過跟袁世凱越來越接近的熊希齡，直接和岑春煊有所聯絡。岑春煊一時又成爲風雲人物，由於他曾公然語人：

「別人都怕袁世凱，我不怕他，不但怕他，我還很想跟他較量一下。本來我無意當大總統，現在既然有現成的，我就不妨試試看。」

於是，報紙上便出現了「岑三出馬，幫國民黨」之類的新聞。南方盛傳，日本將在幕後支持岑三，在南京另外成立一個政府，推舉岑春煊爲總統。從此以後，南北實行分治。

所以，當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到手，戰費有了着落，武勝關、皖北、黃浦灘三路兵馬亦已分別出動，他在正式翻臉，挑起內戰之前，先派孫寶琦、李盛鐸訪問日本，試探日本支持岑春煊的程度，並且謀取日方「諒解」。然後，他在二十一天之內，經由國務總理段祺瑞的副署，接連發佈下列六道命令：

一、六月九日，令召江西都督李烈鈞來京，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事。

二、六月十三日，令尹昌衡爲川邊經略使，胡景伊爲四川都督。

三、六月十四日，令胡漢民爲西藏宣撫使，陳炯明爲廣東都督。

四、六月十六日，令粵漢川鐵路歸交通部直轄，准督辦岑春煊辭職。

五、六月二十一日，令各省裁兵節餉。令軍人服從命令，勿得踰越範圍。

六、六月三十日，令柏文蔚爲陝西籌邊使，孫多森任安徽民政長兼署都督。

同時，更予江蘇都督程德全以當頭「棒喝」，由段祺瑞的陸軍部致函江蘇都督，命他「解散軍界聯合公會及血光團。」

二十天之內，不但將國民黨籍四都督全部撤換，而且還大開頑笑的把胡漢民調到西藏，柏文蔚調到陝西去「籌邊」，李烈鈞召到北京去叫他

自投羅網。最妙的是國民黨二十九位參議之一的老同盟會會員尹昌衡，辛亥那年他在成都率部平亂，殺了遜清四川總督趙爾豐，擁得軍民擁戴，出任四川都督。民國二年，藏胞圍攻駐拉薩的國軍，大動干戈，他們分兵兩路，西侵後藏，攻陷江孜，東寇西康，佔奪裏塘，一時川邊告警，四川大震。尹昌衡職責攸關，他自動請纓，率領二千五百名川軍，千里長征，在巴塘大敗西藏叛兵，一舉將裏塘攻克，乘勝解了拉薩國軍之圍，然後告捷班師。尹昌衡征藏時，曾以他的老同學胡景翼護理四川都督印信，殊不知當他奏凱而還，抵達成都市郊，袁世凱却唯恐他支援國民黨二次革命，奪了他的川督一職，改派他爲川邊經略使，立了大功而見黜，使尹昌衡唯有徒呼負負，就此回不了成都，直到次月七日，方始給他饒上一個「兼領川邊都督事」。

在袁世凱和段祺瑞想來，二十天內連罷國民黨四督，連那粵漢川鐵路督辦岑春煊，也給一脚踢開，這無異是在向國民黨挑戰。國民黨忿不能忍，南北之戰一觸即發。然而，他們却大大的料錯了，當時國民黨的首席理事黃興，深感外交嚴重，各國尚未承認中華民國，尤其蒙藏風雲正亟，焉忍「兄弟鬩牆，同室操戈」，他仍舊主張一切問題應遵循法律途徑解決，反對採取武力對抗政策。還有一位早已被袁世凱收買，甘爲虎伥的汪精衛，他在六月十七日由歐洲回國，到了廣州，七月十八日便收到他結拜弟兄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如下的一封信，由而顯見汪精衛和袁世凱那邊早有聯絡：

「別來經年，想見若渴，弟扶病北來省親，哲子（楊度，袁世凱的智囊）云兄將來，喜甚。惟遲行未至，伏枕悵望，尙冀早來，藉慰病友，克定諫。」

泥菩薩過江自難保

汪精衛偏偏在這二次革命爆發的前夕，趕回國來，人在廣州，心繫燕京，跟袁世凱的長子，親信經常保持聯繫，這是何等湊巧的事情？尤其，他一到廣州就發表「勿爲泥中奮鬥」的悲觀論調，力主國民黨應爲在野黨，和黃興的宗旨遙相呼應。於是，國民黨四督便有了大出袁世凱意外之舉，他們對於無故調職或免職，非但不提抗議，尙且一路忍讓到底，李烈鈞發出「遵令免官」的蒸電，胡漢民亦有銑電：「請授赴藏方略」。國民黨越退讓，袁世凱便越發得寸進尺，着着侵逼，派歐陽武爲江西護軍使，陞授中將，浸假取代根本就無意兼就贛督的黎元洪。陳廷訓加中將銜，授江西要塞司令，負責接管要塞。調奉天都督張錫鑾兼署吉林都督，調吉林都督，袁世凱的老幹部陳昭常爲廣東民政長，牽制新任粵督猶未背叛國民黨的陳炯明。

如此看來，倘若袁世凱摒棄武力政策，採取政治手段，很可能使國民黨人解除兵柄，退爲在野黨，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內戰，根本就不會發生。然而，袁世凱和段祺瑞早已下定了排除異己，一網打盡的決心，不容民黨勢力，和非北洋系軍隊的存在，馮國璋和張勳，段芝貴與李純、王占元精銳盡出，長驅直入，自津浦、京漢兩路

節節推進。北洋軍來勢汹汹，頭一個，反到霧倒了指天矢日，效忠袁世凱的副總統兼參謀總長，再兼湖北、江西兩省都督的黎元洪，自從他借刀殺人，電請袁世凱槍斃了開國元戎張振武，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以後，湖北境內，局勢頓即阡陌不安，一再出現什麼討賊團、誅奸團、鐵血團、血光團種種秘密組織，製得有票布旗幟。黎元洪一連槍決了劉耀青、黃裔、曾尙武、呂丹書、許俊明、黃鏡等人。武昌城裏的血光團機關，旋即齊放手鎗炸彈，當場擊斃官兵兩名，重傷一個。黎元洪部下的官兵光了火，猛追窮搜，殺入密室，射死數位，又生擒了三位血光團員，搜出文件關防，槍械彈藥，由黎元洪親自審訊。他疑心血光團和國民黨武漢交通部有關係，派兵監守，嚴密檢查，使交通部的人員走避一空。

不久，襄河一帶，諸如沙場、張家灣、潛江、天門、岳口、仙桃鎮等地，變故旋起旋滅，連黎元洪的督署，也有妙齡女郎不惜在褲襠裏夾起炸彈，企圖行刺，被黎元洪的部下搜出來辣手摧花，執行槍決。又有女孩子糾衆劫獄，營救同黨，還有青春少婦爲夫復仇，行刺黎元洪。武昌城裏，黎氏督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使黎元洪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時刻如坐針氈，宛似芒刺在背。他曾照會各國領事，派遣西捕，戕害了無數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民國二年湖北一省殺戮之慘，言之令人酸鼻傷心，連辛亥首義志士，鼎鼎大名的寧調元、熊秉坤、曾毅、楊瑞鹿、成希禹、周覽、詹大悲、張秉文等等，均曾遭過黎元洪的毒手，有人被殺，有人下獄，有人被他

嚴令通緝，因而離鄂遠遁。

在這種情形之下，黎元洪性命攸關，他唯有深居簡出，杜門謝客，無時無刻不受到死神的威脅。「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何況還有大隊北洋軍在源源開來，北洋系裏多的是驕兵悍將，那是北洋海軍出身的黎元洪早就領教過的。雞蛋不能跟石頭碰，他不是不明白這一層道理。此所以，黎元洪不敢攔其鋒，更不敢在南北戰爭中塌什麼小便宜。他悚悚自危的力辭贛督兼職，乾脆坦然自承「不便離鄂」，保住自己的地盤要緊。他特荐李烈鈞部下贛軍第一師師長歐陽武爲江西護軍使，以賀國昌護理民政長，並且規定除例行事項外，一律電告於他，核准辦理。那江西議會和總商會，爲了自身安全，也不給黎元洪留餘地，偏要強他之所難。一再致電武昌，促黎元洪蒞任。尤有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迭電武昌，危言聳聽的說：

「九江爲長江要衝，『匪黨』往來如織。近聞挾持巨金，來此運動，剋期起事。懇就近速派軍隊及兵輪前來，藉資鎮攝。」

二次革命揭開戰幕

黎元洪何嘗不想兼併江西的地盤呢？巨耐他自己一着錯，滿盤輸，錯不該假袁世凱之手殺了張振武，鬧了個衆叛親離，授人以柄的局面，到這大戰一觸即發的關頭，他就祇好乖乖的被北洋系牽着鼻子走了。黎元洪唯一的願望，便是保住他湖北一省的立足點，他明明曉得，段祺瑞用的是假途滅虢之計，李純屯兵武勝關，第一軍段芝貴

鐵擁而來，目標明在江西，暗在湖北。然而他早已失却跟北洋軍抗爭的勇氣。只好恭請第六師師長李純，率部經湖北入贛。當北軍抵達贛境，新任江西護軍使歐陽武卻又來電告急，他說：

「贛地各處，一律安靖，何用重兵鎮攝？現在北軍分據贛湖、青山、瓜子湖一帶，嚴密布置，斷絕交通，商民異常恐慌，請即日撤回防兵，且乞轉達中央，務期休兵息民為荷。」

這一封電報，到是正中黎元洪下懷，讓他順手推舟，再試探一下段祺瑞的真意，覆電歐陽武，說李純率部進入九江，係應陳廷訓之請，黎元洪說：

「……既贛省無事，當調李師長回防。但船隻未到，軍隊未回以前，仍希轉飭潯軍，並地方商民，毋徒輕信謠言，致生誤會為要。」

然而他的這一招，不出段祺瑞的預料，段祺瑞早有安排，所以，黎元洪的覆電發出未久，已經投降北洋軍，異常實力的陳廷訓又來急電，他說：

「由湖口砲台報告：前督李烈鈞帶同外人四名，於七月八日晚間，乘小輪到湖口，會同九、十兩團，調去工程、輜重兩營，勒令各台交出，歸他佔據，並用十營扼住湖口，分兵進逼金雞砲台，且有德安混成旅旅長林虎等，亦由沙河鎮北進，聞為李烈鈞後援，事機萬急，火速添兵。」

黎元洪大吃一驚，他急電歐陽武，探問究竟，然後便十分焦灼的等候覆電，等了兩三天，不見歐陽武的覆電到來，反是李純來了一封急電向他請示，李純說：

「李烈鈞已佔住湖口砲台，宣告獨立，前代

理鎮守使俞毅，及旅長方聲濤，團長周璧階等，俱潛往湖口，與李聯兵，駐德安混成旅旅長林虎，亦前應李衆，亂機已發，未敢驟退，請訓示遵行。」

黎元洪獲電以後，更着急了，他唯一一面電請李純留駐九江，毋即回師，一面致電北京，詳報護軍使、鎮守使種種情狀。北政府嚴詰歐陽武，命他立刻答覆。歐陽武便一個電報打到北京去，他說：

「李烈鈞確到湖口，九、十兩團，雖為所用，幸兩團以外，各處軍隊，未經全變，現已連日調集南昌，並開兩團往湖口，竭力支持，荷蒙知遇，當誓死以報。」

北京旋將原電拍發到武昌，黎元洪閱後，猶在狐疑。霹靂一聲，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李烈鈞、江西都督歐陽武、民政長賀國昌、兵站總監藍應鴻聯銜的討袁檄文傳到，檄文中說：

「民國肇造以來，凡我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專制自為，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勳，弁髦約法，而擅借巨款。金錢有靈，即與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復盛暑興師，蹂躪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讎，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

時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七月十二日，中華民國第一次內戰爆發，二次革命展開序幕，這便是轟轟烈烈的湖口起義。當天，段祺瑞奉令南下，坐鎮漢口，指揮全局，將黎元洪擱在一邊去，改派李純署九江鎮守使，十五日，令段芝貴授

陸軍上將江西宣撫使。同時，歐陽武發表通電，他說他已由省議會公舉，擔任都督。在電文中他改稱北軍為袁軍，並且指斥袁軍無故入贛，三路進兵，究竟有何陰謀？歐陽武又說：「贛人為此異常憤激，武為維持大局計，不得不暫從所請。」

李烈鈞確實是在七月八日獲得國民黨中樞指示，決定起義後，輕裝簡從，自上海返抵湖口的，他一聲號召便拉走了駐防湖口的第九、第十兩團，和工程、輜重兩營。然後他到南昌，在都督府召開會議，誓師討袁。李烈鈞的部將，贛軍第一師師長歐陽武，第二師師長劉世均，駐贛南的第二師第四旅旅長蔡森，一概整軍備戰。由黃興所主持的南京留守府衛隊改編的混成團團長，八閩驍將林虎，尤其自告奮勇，願向北洋軍精銳第六師李純所部挑戰。

七月十一日晚上，擔任斥候的一位排長來報，李純的第六師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團團長張敬堯，時正率部向討袁軍進撲。林虎一聽便說：「來得好！」他只派一連人應敵，十二日拂曉，張敬堯揮師急進，林虎所派的那一連討袁軍奮勇迎戰，討袁軍以一當十，着着進逼，竟然大敗張敬堯的十倍之衆。這一仗討袁軍大獲全勝，擊斃袁軍連長一名，排長五人，士兵二百餘衆，俘虜了一名營副，一百餘名士兵，擄獲槍枝四百餘桿，張敬堯的那一團人損折大半，而討袁軍只有一位士兵受傷。等北軍第十二旅旅長馬繼增率部馳援，討袁軍早已奏凱而歸。

段祺瑞在北京城裏乍聞張敬堯敗耗，十分氣惱，他按照原定計劃，命第一軍軍長段芝貴大舉

南下，支援李純。江西前線，第六師師長李純也因為張敬堯的慘敗大光其火，他使用優勢兵力，大舉南侵，尾隨討袁軍之後，窮追猛打，不惜犧牲。討袁軍在李烈鈞的指揮之下，也寸土必爭，步步為營，雙方鏖戰達十二天之久，正不知鹿死誰手，早已投降北軍的湖口要塞司令陳廷訓，他得着個邀功請賞的機會。七月二十四日晚間，突然下令砲兵轟擊，討袁軍正好進入要塞砲射程之內，猝不及防，腹背受敵，血肉之軀焉能抵得住隆隆巨砲，林虎有鑒於傷亡纍纍，迫不得已下令棄湖口而走。二十五日袁軍入據湖口，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李烈鈞引兵南撤，節節佈防，巨耐要塞全失，無險可守。八月十八日，江西省會南昌陷落，江西都督歐陽武逃往吉安，李烈鈞率部數百，轉進長江上游。

湖口起義京滬齊應

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湖口起義，南方各省在國父號召之下紛起響應，國父命陳英士奮起滬濱，程德全倡義南京。他並且決定親赴南京督陣，親自指揮討袁軍事，可是黃興忽又自告奮勇，願去南京發動，國父在事後寫給黃興的一封信上曾經追憶的說：「癸丑之役，文主之全力，所以失敗者，實因黨人渙散所致，……文不勝一朝之忿，乃飭英士奮起滬濱，更檄木良（程德全的號）倡義金陵。文於此時本擬親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貽禍匪淺。文雅不欲於兵戎擾攘之秋，啓兄弟同室之鬩，乃退而任公。公去幾日，而馮張之兵聯翩南下。以金陵帝王之都，虎踞龍蟠，苟得效死以守，則大

江以北決不致聞風瓦解，而英士、惕生（鈕永建）亦豈至一蹶不振？乃公以餉絀之故，貿然一走，而如荼如火之民軍，於是殲滅無遺。推原其故，文之罪歟，公之咎歟？……」

黃興是在二年七月十四日偕章士釗等抵達南京，決心起兵響應李烈鈞的。當時，程德全態度曖昧，反應並不熱烈，其實他是不贊成獨立之舉，有意倒向袁世凱的一邊。所以他在黃興抵京以後，旋即於十七日抽身赴滬，七月二十五日，段芝貴和海軍次長湯壽銘水陸夾攻，擊敗李烈鈞的討袁軍而連陷湖口砲台，縣城，程德全一看討袁軍大勢已去，他立刻就見風使舵，發表通電卸責的說：「南京獨立，係黃興及第八師師長陳之驥所為。現已另刊關防，召集水陸軍警，議圖恢復……」事實上，袁世凱早已決定將江蘇都督一席，

界諸立功將領。程德全想在上海維持他的都督寶座，純粹是自討沒趣，徒然製造笑柄而已。黃興到南京，先召集第一、第八兩師的軍官舉行會議，決定響應江西，是日（十四日）宣佈獨立，用程德全的名義，任命黃興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派第一師章梓，第八師陳之驥，出兵臨淮關要隘，支援駐徐州的第二師冷遙抵禦南下的張勳、馮國璋兩支北洋人馬。南京要塞司令吳紹璘，講武堂副長蒲鑑，要塞第二團教練官程鳳章都是北洋系的軍官，他們一致反對獨立，由章梓派人把他們抓起來槍斃。不過，寧軍主力第八師師長陳之驥却是北洋軍第二路軍軍長直隸都督馮國璋的女婿，這兩翁婿會不會在戰場上對陣交兵，殺個你死我活，在當時是頗為耐人尋味的問題。

七月十五日，江蘇討袁軍行誓師禮，北洋軍

張勳在前，馮國璋居後，沿津浦線源源南下，張勳的前部和討袁軍第二師冷遙首先接觸，冷遙揮兵進攻，由於衆寡懸殊，不支潰敗，第八師的一個混成團劉建藩部只好進入陣地，堅守待援。十六日陳英士被推舉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辛亥革命時率領革命同志攻打浙江撫署，光復杭州的今總統 蔣公，原已赴日繼續學業，聞訊偕張羣雙返國，號召舊部，協助陳英士攻打上海製造局。七月二十二日的一仗，從下午以迄晚間，戰況異常激烈，製造局裏的北洋軍人數倍於討袁軍，又有停泊河面的砲艦開砲助戰，數度猛攻不克，二十八日討袁軍改由鈕永建指揮，自晚及夜，奮勇攻抵製造局附近，並且擊燬海籌艦上的探照燈，艦上海軍大懼，排砲猛擊，彈如雨下，討袁軍腹背受敵，不支而退。翌晨又分三路進薄，但却仍然寡不敵衆，鈕永建率討袁軍退守吳淞，寶山一帶，堅持到八月十三日時，北洋軍自江灣大舉登陸，連攻討袁軍後方，鈕永建應允紅十字會調停，撤往嘉定，就地解散。上海討袁軍面臨數倍之強敵，孤軍奮鬥，屢敗屢戰，所表現之英勇精神，曾使 國父極其感動，尤其今總統 蔣公的繙義爭先，凌厲直前，給 國父留下至為深刻的印象，兩位革命領袖的密切合作，自此而始，以迄 國父逝世。所以， 國父曾於祭蔣母王太太人文中，特地強調的說：

「文與郎君介石遊十餘年，共歷艱險，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膝之靳，朝夕未嘗離失。介石昂昂千里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山之自適，山嶽之不移。」

也許，這就是癸丑二次革命中，最重大的一項收獲了。（未完待續）